



县委 组织部长^②

机 关 纵 横

斯力◎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县委 组织部长^②

机 关 纵 横

斯力◎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县委组织部长.2 / 斯力著.—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317-2393-6

I. 县… II. 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8374号

县委组织部长

作 者/ 斯力

总策划/ 周艺文

主 编/ 陈曦

责任编辑/ 李庭军 王佳欢

文字统筹/ 谢勤勤

装帧设计/ 彭意明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2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湖南天舟华文印制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80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393-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联系承印厂调换。

服务电话: 0731—2801361

目 录

第一章 云上垂钓	001
第二章 众星拱月	009
第三章 伤心蝴蝶	021
第四章 兰香宜人	024
第五章 依风歌咏	033
第六章 深夜私访	040
第七章 黑照惊魂	044
第八章 民间蛊咒	051
第九章 路遇夜袭	054
第十章 美人似火	057
第十一章 秘密尘封	064
第十二章 曲线录用	069
第十三章 孔雀南飞	074
第十四章 英雄救美	077
第十五章 拖出关系	086
第十六章 聘干风波	094
第十七章 温泉脂凝	101
第十八章 裸照风波	109
第十九章 身世探秘	113
第二十章 副书记之死	117
第二十一章 神秘举报	124
第二十二章 梦露花会	130
第二十三章 兰花惊市	138

第二十四章 恶性事件	142
第二十五章 人事调整	145
第二十六章 老谋深算	152
第二十七章 水拍金沙	156
第二十八章 策略无价	166
第二十九章 惊天爆炸	171
第三十章 欲盖弥彰	175
第三十一章 红颜命薄	181
第三十二章 招考猫腻	189
第三十三章 坐观风云	193
第三十四章 韬光养晦	198
第三十五章 落井下石	205
第三十六章 金风玉露	212
第三十七章 潜流暗涌	214
第三十八章 敲山震虎	218
第三十九章 请君入瓮	223
第四十章 重温鸳梦	227
第四十一章 怜香惜玉	233
第四十二章 第三势力	250
第四十三章 东挪西借	257
第四十四章 黑色包裹	262
第四十五章 无形资产	267
第四十六章 株连法则	275
第四十七章 烧香拜佛	281
第四十八章 形单影只	288

第一章 云上垂钓

韩江林刚走出阅览室，手机铃声骤然响起。韩江林一看是班上一位同学的号码，以为又是邀约喝酒的事，心里颇有些不情愿地摁下接听键。

“江林，我想求你办个事，你看行不行？”来自北原的一位同学诚恳地说。

“什么事？”韩江林用官员惯常的疑问语气问。

“你和省发改局杨育昌处长的关系很铁，能不能代我邀请他出来吃顿饭？我做东。”

“好啊。”尽管韩江林知道杨育昌每天的饭局排得满满的，仍然爽快地答应下来。爽朗的语气能够给人留下热情、乐观的印象。党校一位老师说过，在公共关系中，热情、乐观、豁达、乐于助人、甘于奉献是最基本的品质，也是个体在社会中取得成功的几个必备要素。

这位同学松了口气，连声说了好几个“感谢”。

离党校培训结束还剩最后十天，班上的同学好像变成了一只只秋后的蚂蚱，要抓住最后时光发出生命的绝唱，不是拜访就是请客，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刚来那一阵，人前人后、时时刻刻都见到有人用电话遥控指挥家里的工作，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中心轴，好像离开自己地球就不转了似的。死了张屠夫，不吃活毛猪。看到他们自命不凡的样子，韩江林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这会儿见他们又是断头苍蝇一般折腾，韩江林看在眼里，只觉得浅薄和可笑。养父说，做任何事情都要用脑子，倾听心灵的声音。对所有的人示好，等于对所有的人都不好。贾宝玉在红楼里的女人堆里混迹，似乎所有的人都对宝哥哥情深似海，一朝大厦倾覆，所有的红颜知己都作鸟兽散，宝哥哥落得个常卧青灯古佛旁。

在一派灯红酒绿的混乱气氛中，韩江林安静地待在图书馆里，阅读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名著，不管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边沁的《政府片论》、奥伊肯的《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德里达的《宗教》，其中的一些观念，让韩江林深有启发。现代社会的政体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阅读这些著作，能够让他用

一种理性的思维来看待关于政府、关于社会组织、关于民生权利等诸多问题。所谓用脑子生活，不仅仅是用自己的脑子，还需要借助于中西方哲学大家，以及伟大政治家的头脑。在这方面古今中外都不乏成功范例。借助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能够“半部《论语》治天下”；司马光悟透了这一点，主持编修了《资治通鉴》，用前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给封建统治者提供治国参考。就个人的人生来说，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一个人心中有了二十位伟人的人生经历和传记，就能够社会上畅行无阻。后一句话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李世民所说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书就像是处于暗夜中的人，在寻找指路的星星，每一次阅读都会使人眼睛为之一亮，心胸豁然开朗。

韩江林穿过花园，一直想着那位同学请吃饭的事情，忽然心里冒出一句——临死的人抓住救命的稻草。如果借最后几天表达一种普世的善意，处处留情，有可能是一种广种薄收的结果，关键时候抱住一棵粗壮的大树，或许在以后还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树荫。

谁最有可能是这棵遮天蔽日的大树呢？韩江林觉得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像潘建民、林敬业副书记这类老关系，只需要经常地培培土，巩固一下基础就行。目前最紧要的是发展新关系，这种新关系还得是当前紧要和迫切的、能够发挥现实效用的关系。用脑子搜索了一番，一个名字突显出来。刘副厅长？！他几乎叫出声来。如果不是刚才那位同学的提醒，他几乎会错过这一重要的关系。

韩江林马上掏出手机给杨育昌打电话，说：“杨兄，我们书记、县长十分感谢你刘副厅长对白云工作的大力支持，委托我安排一下刘厅长，你看怎么样？”

虽然是自己想进一步发展私人关系，韩江林借用了书记、县长的帽子，托了对白云工作大力支持的幌子，听起来就名正言顺了。韩江林说“安排”，不说请客吃饭，在他人听来有吃饭的意思，还有其他别的意思。如果单纯地说请吃饭，不仅显得俗，话说白了，万一刘厅长不愿意接受宴请，事情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杨育昌十分高兴：“好啊，我向刘厅长介绍了你们白云的情况，也说到了你，刘厅长很感兴趣。”他同样不说刘厅长对韩江林感兴趣还是对白云感兴趣。

“这件事就拜托老兄牵线搭桥了。”韩江林语气恳切地说。

“什么时间、定在哪里？我顺便把厅里的其他同志请来，大家都见见面。”

韩江林心里一笑，心想，杨育昌在研究关系学上，又俗了一些。如果他和刘厅长建立这个关系是一朵美丽的花，花儿需要绿叶配，杨育昌无疑是最好的绿叶之一。因为杨育昌自己也希望与刘厅长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借助于促进韩江林和刘厅长这

层关系，同时拉近了他自己和刘厅长的关系。但绿叶过多，花儿就会被绿叶掩盖，没有散发芳香的机会，韩江林的一番苦心、一番忙活都白费了。一件事物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无非要具有新、奇、特几个要素。同样，一个人要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新、奇、特也是至关重要的，平平常常一个大路货，抬头可见的常人，谁会感兴趣呢？如果要达到这几个要求，请刘厅长吃一顿饭，那就太平常了。处于刘厅长这种地位的人，几乎每天都有人请他吃饭，一年下来，他在饭局上认识和接待的人不下千人。一个上了年纪、思维能力强过记忆力的中年人，哪里还记得在觥筹交错中认识的烟朋酒友呢？

韩江林不便否定杨育昌的意思，笑着说：“吃饭是小事情。天华山正是满山滴翠的季节，清煮冷水鱼味道特别鲜美，这个星期天，可不可以请刘厅长到天华山钓鱼，或打打猎？”

杨育昌在电话里笑了起来：“江林，你的鼻子真像狗一样灵。你怎么就知道刘厅长喜欢钓鱼？”

韩江林得意地笑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彼怎么知？无非眼观耳闻。在别人吹牛的时候，韩江林喜欢安静地坐在一旁倾听，并不发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别人天南海北漫天胡侃的时候，有关异地的风土人情、官员的风流韵事或者喜好，都被韩江林搜集储存起来。刘厅长的爱好就是杨育昌吹牛的时候，不经意间吹出来的，这时候正好派上了用场。

韩江林也不明说，嘿嘿一笑道：“天机不可泄露。”

杨育昌也笑了：“我看你这个组织部长不光明正大，专搞地下工作。”

韩江林说：“专家提出干部考察不仅要考察八小时之内，还要考察八小时之外。考察八小时之内可以正大光明，考察八小时之外，不搞点地下火力侦察，怎么能够得出真实的情况呢？”

杨育昌一怔，倒吸一口冷气，说：“恐惧。”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像杨兄这般正直的人，难道还害怕一点小小的、也许并不到位的监督吗？”

杨育昌得了轿子，马上顺溜爬上去，把胸脯拍得嘭嘭响：“咱老杨为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要是考察到位，监督到位，咱这种老黄牛早已平步青云了。”

韩江林笑道：“这次我就让杨兄平步青云一回。我要邀请你和刘厅在云上垂钓，这种境界恐怕‘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哟。”

“刘厅上次到青海考察的时候，当地朋友曾经邀请我们到青海湖垂钓。云上垂钓，

莫非你要邀请我们上喜马拉雅山垂钓？”

“喜马拉雅山上只有化石鱼，我没有特殊的手段能把化石鱼激活，不过，邀请你们上天华山天池垂钓，我还是能够办得到的。”

杨育昌欢天喜地：“这是个好主意，我先向刘厅汇报，你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当然，主要内容就是上天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旅游发展情况。”

韩江林心道：巧借名目是官场生存最紧要和最基本的手段之一，我不仅借一个名目，而是要借两个、三个冠冕堂皇的名目和理由，让刘厅看了方案，感到下南江考察于公于私都无法拒绝。

晚上，韩江林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程方案，苦心孤诣思考的就是让刘副厅长在玩得开心的同时，如何把南江的项目，把他在南江的政绩工程在不经意间展现在刘副厅长眼前。方案上只是大致行程，韩江林心里另有一套方案，包括刘副厅长一行在哪里停步，抬眼会看到什么东西，在哪里吃饭，上什么菜，韩江林都作了详细的安排和演练。方案制定得越详细，心里就多一分从容。当然，这一份方案是不能拿给刘副厅长和客人看的。随着思考的深入，韩江林觉得方案中需要改进的环节还是很多，于是整夜在床上辗转反侧。

同寝室的同学半夜惊醒，问：“江林，你整夜不睡，莫非坠入情网了？”

韩江林轻声笑应：“没有啊，坠入情网我会在梦里笑的。”

“酸葡萄心理让你品尝苦酒。”

“暂时吃不到的葡萄，咱不会把她组织过来吃吗？”

同学浅浅一笑，很快沉睡入梦。韩江林睁大眼睛望着迷蒙的窗，默念一声：坠入情网。对啊，人际关系不就是一张情网吗？官场中人充满期望和费尽心机编织的，不就是一张关系网么？俗话说，关系就是生产力，如果能够通过这次活动，把刘副厅长网罗进自己的关系网里，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资源。从实际情况看，刘副厅长不可能给南江上千万的大项目，但对于南江这样的乡镇，一年能够有一两个一百、两百万的项目在省发改局立项，不仅够南江喝一壶，而且对于提升韩江林在白云乃至市里的政治分量，都是一个不可小视的筹码。想得越深，心里对这次考察的期望值越高，韩江林感觉像躺在一叶轻飘的小舟上，整整一夜都不能安眠。

第二天上课，杨育昌给韩江林带来了喜讯，说刘厅长最近参加一个重要的方案评估，弄得身心疲惫，正好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垂钓休息，听到韩江林的邀请，立即爽快地答应这个星期去，唯一的要求就是轻车简从，不要惊动市县。

韩江林的心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心道，好啊，轻车简从，这正是自己所

期望的。如果隆重地下去考察，像刘副厅长这种级别和这么重要的部门，市县还不得重视起来，派重量级的领导陪同，他一个小小的刚提起来的副县级干部还能够靠得上吗？即使刘副厅长把他带在身边，市县的领导也会认为他不知天高地厚，反而会影响以后的政治前途。

韩江林把方案拿给杨育昌审查，让他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杨育昌说：“你只管安排就好，只是有一点建议：领导休息也是工作，方案没有安排顺便考察一下南江的项目什么的？难得刘副厅长有机会到南江，不加以利用是资源浪费啊。”

杨育昌的想法与韩江林不谋而合。韩江林笑道：“南江的项目和资源就在天华山上，到了天华山，等于请刘副厅长走进了南江发展的项目库。”

杨育昌拍着韩江林的肩，意味深长地笑道：“好，好，好。”

韩江林被他的笑弄得不好意思了，问：“意思是我可以按照这方案安排了？”

“行！”

“两人吃甘蔗，各吃一头。杨兄负责请刘副厅长大驾出行，我负责安排南江方面的接待。”

转眼到了星期六。早上七点半，杨育昌和一位钓友准时开车到党校接韩江林。等韩江林上了车，杨育昌介绍说：“这位是白云的组织部长——韩江林，我这位老弟为人十分侠义，以后到白云有什么事，只管找他。这位兄弟姓施，做的生意和他的姓一样，承包公路工程。”

施老板侧身伸过手来和韩江林用力一握：“施展，现在承包了南原到北海的高速公路工程，请多关照。”

“施展，老兄这名字取得好，响亮，有韵味。”

“老爸姓施，老妈姓展，据说是黑包公手下展昭的后代，于是给我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希望我施展才华，大展宏图，我却没有给他们争气。”

杨育昌笑道：“南原的公路建设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施兄这叫生逢其时，正可以大展宏图。”

施展说：“大展宏图的是两位老弟，我也希望你们大展宏图，以后可以给老兄更多照应。”

“老兄客气了。”两人同时说。车转回发改局，刘副厅长等候在大门一侧，三菱吉普车轻轻靠近刘副厅长停下。刘副厅长上了副驾驶的座位，韩江林恭敬地叫了一声“刘厅长”。刘副厅长笑着和韩江林握了一下手，说：“韩部长，我对天华山是向

往已久，一直没有机会过去看一看。”韩江林谦虚地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基础条件差，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捧着金碗要饭。”

刘副厅长抹了一下头发，说：“这不能怪你们，这与国家、省里的发展目标、投资导向存在一定的关系。前几年以发展农业、发展工业为主要目标，现在，我们要把发展的方向转到与生态有关的项目上来，重点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特别是发展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像天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后就是发展的一个重点和亮点。”

一番话说得大家频频点头。

杨育昌说：“以后天华山的发展就像我们刘厅的发型，属于重点投资的对象。”

刘副厅长哈哈大笑：“天下大乱，发型不能乱。”

车里的紧张气氛一扫而光，谈话变得轻松起来。刘副厅长戴一副眼睛，面容清瘦白净，一副书卷气相。韩江林顿时对这种书卷气感觉亲切起来。他自己也常被人说书生气，每每听到这种评价，心里特不舒服，心想，读书是一个人进步的首要条件，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阶梯，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人具有书生气是坏事，只有不思进取的民族，才会对书生气充满不屑。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教育资源稀缺，很多人没有得到读书的机会，才使得书生气成为稀有品质。

说话间到了南江，车子从崎岖的山间钻出，蜿蜒清透的清水江呈现在众人眼前。刘副厅长眼前一亮，说：“山清水秀，空气新鲜，浑身轻松。”

“南江山美、水美、人更美，”韩江林适时地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南江的姑娘个个身材窈窕，南江美女在全省都十分出名。”

“哦？”刘副厅长好奇地轻叫一声，认真观察着从窗前晃过的姑娘，说，“此言不虚。”

“人美不稀奇，可贵的是我们南江姑娘心灵美。”

“哦，心灵美是看不透的，它需要外在的表现形式，说说南江姑娘美在哪里？”

“穿着打扮啊，还有她们手里的绣工，特别精致，富有创意。”

刘副厅长来了兴趣：“哪里可以看得到？”

“我们把南江老街建成了民族服饰银饰一条街，琳琅满目的民族饰品成为南江一道亮丽的风景，国内外研究民族工艺和服饰文化的学者络绎不绝。”

“苗族服饰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我今天倒是要看一看，这‘史诗’是怎么解释的，都表现什么内容。”

“衣服再美也没有灵气，刘副厅长借口看衣服，其实是想看穿苗服的美女吧？”

刘副厅长嘿嘿一笑，说：“服饰要看，人也要看。只有把服饰和人和谐统一起来，才构成文化，构成灵动的美景。”

杨育昌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先生为了看美女，走了二百多里山路，那位出了名的美女还出了门，让大作家扑了个空。我们来到美女如云的南江，欣赏美女只是移步之劳。”

韩江林见小小计谋得逞，颇有几分得意，指挥施展把车往镇招待所的方向开，顺便向刘副厅长介绍起南江的历史：“南江最早开发是朱元璋派儿子用兵云南的时候，那位王子带兵路经南江，见此地处在水陆交通要道上，于是派兵驻扎，做为兵丁粮草转运的中转站；到了清代，清水江木材贸易不断发展，安徽商人不断涌入，带来了徽派的建筑风格，这种建筑曾经是南江建筑的普遍风格，后来，因为战乱、火灾等原因，徽派建筑受到毁灭性的破坏，逐渐衰弱，到如今只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保存有几座家祠和商会会所。”

“建筑和服饰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千万要做好保护工作。”刘副厅长说。

车驶进老镇政府大院，只有龙林镇长在院子里等候。韩江林事先已经交代好，接待工作要做到自然周到，整个过程都要让刘副厅长感到是轻松自然的一次郊游。下了车，韩江林把龙林介绍给刘副厅长，说：“这是我们年轻有为的镇长龙林。”刘副厅长和龙林握过手，仍然兴致勃勃地询问民族服饰工艺一条街，及服饰文化的情况。龙林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把握得很准，知趣地把刘副厅长身边的位置让给韩江林。龙林的这一表现让韩江林十分满意。

青石板老街狭窄拥挤，街两边的小店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民族服饰和民族手工艺品。银饰店闪亮的银色，精美的装饰令人耳目一新。三三两两的游客在店里选购商品，为老街增添了不少人气。韩江林边走边提心吊胆地观察店里的游客，生怕露出什么破绽。前一段时间他们花大力气打造民族商品一条街，此时街面上的兴旺人气则是昨天刚刚精心打造的。韩江林听到游客中有人说苗语，骤然一惊，回头望了龙林一眼。龙林淡定地给了韩江林一个暗示——一切都是有意的安排，请韩江林放心。刘副厅长被银饰店里的商品吸引，拿起一个镂空银手圈仔细观赏。

细如发丝的银线经过精心加工，曲卷成银手圈上一朵朵精美的银花。刘副厅长问中年男店主：“这是你的手艺吗？”

店主用口音浓重的本地话回答：“这是我自家做的，自产自销。”

“你怎么学到这么好的手艺？”

“小时候跟爷爷和父亲学，长大后又到外面拜师学艺。”

韩江林说：“刘师傅参加过省里组织的民间手工艺大赛，获得金奖。”

“手艺精湛，”刘副厅长说，“民间工艺师是民族文化的灵魂，要好好保护。”

走进民族服饰店，刘副厅长饶有兴致地欣赏粗朴奔放的刺绣服饰，脸色渐渐凝重起来，说：“人们常说民间文化缺乏创造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你们看，这店里的每一件衣服，每一个图案，哪一个不是绣女亲手绘制出来的？哪两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与工厂的机械化大生产批量产品相比，民族服饰和民族工艺的每一件商品都是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品，都价值连城，值得珍藏。”

韩江林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对民族服饰和手工艺品的保护，国外研究民族文化的学者纷纷涌入，采购民族服饰商品，民间工艺人见民族商品有市场，也大肆进行收购和贩卖，许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民间工艺品流失海外，老百姓也没有获得什么实惠。现在，我们强调要转变观念，由卖服装饰品转变为卖文化，卖它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而对于一些具有历史价值、又不可复制的商品，则做为母本收藏进镇民族服饰博物馆，陈列展示，以供人学习研究。”

刘副厅长高兴地说：“你们有这种意识，说明真正认识到了民族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这对于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文化旅游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路子。”

一行人边欣赏边探讨民族文化的保护路径问题，韩江林趁机就南江民族服饰博物馆的修建、民族文化保护项目，以及文化旅游开发构想等，一一向刘副厅长作了汇报。

参观完吴氏家祠，刘副厅长望着一江清水向东流的气势，说：“背后苍山如海，远望江水长流，把家祠选址于此处的人，必定有着深厚的文化涵养。”

“据说，设计、督促修建这座家祠的是一位民间隐士。”韩江林说。

“诗说，‘唯有隐者留其名’，实则隐者哪留什么名，他们的智慧都留在了这种宏大、富丽堂皇的建筑上了。”杨育昌说。

龙林说：“我们想把吴氏家祠打造成集家祠文化、建筑文化、风水文化为一体的文物建筑，目前的保护资金只保护了一个外壳。”

刘副厅长想了想，说：“不能单独考虑修缮吴氏家祠，同时有四座家祠存在于一镇的，目前在全国还没有发现，可否考虑把南江打造成家祠文化研究中心，以及民族和谐文化示范基地？”

韩江林附和：“对啊，我们原来只有朦胧的想法，刘厅长这么一提点，给我们指点迷津，南江以后就按照这种思路发展，力争打造成为著名的文化景区。”

“对，”刘副厅长说，“你们可以按照发展文化旅游的思路，搞一个统一的规划，然后逐一把项目报上来。”

目的达到，韩江林和龙林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韩江林深吸一口气，告诫自己得意不能忘形，要稳重，于是表态道：“我们一定按照刘厅长的要求进行落实。”目的也已达到，眼看日头已高，韩江林问龙林：“午餐安排在哪里？”

“船上。南江条件简陋，请刘厅长到船上风味餐厅尝尝清水江鳊鱼，下午上天华山天池，体验云上垂钓的感觉。”

“桃花鳊鱼，清水江名菜，已经让我馋涎欲滴了，下午还有更美的节目——云上垂钓，想起来就有飘飘欲仙的感觉，南江真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古镇啊。”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第二章 众星拱月

韩江林党校学习结束，组织部第一次派车来接，石雨林跟车而行。他想先与韩江林亲密接触，抢占一个情感先机。一路上，石雨林顺便向韩江林汇报了组织人事的近况。任何工作一旦融入其间都不是轻松的事情，韩江林的策略是不想过早介入组织工作，以免别人说他有野心。因为对杨洪英的事牵肠挂肚，他顺便问了一下机关人员分流的情况。石雨林直摇头，描述说博弈双方目前势均力敌，局势相对平静。

韩江林没有看到文件，追问一句：“非执行清退政策不可吗？”

听话听音，石雨林知道韩江林属于稳健派，不想因为这事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于是感叹一声：“清退就是砸人饭碗，谁愿意得罪人啊！上面文件要求坚决执行，谁不执行就砸谁的饭碗。”

这话让韩江林感到疑惑：“既然文件要求那么严格和紧迫，为什么不按文件执行？”

石雨林嘿嘿一笑：“凡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何况事关饭碗的民生问题？”

韩江林看了石雨林一眼，心想，这也是一个圆滑的人，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两人的思想倾向相对比较接近。

车直接开到白云宾馆，组织部全体干部齐聚一堂，隆重地为韩江林接风洗尘。这事做得有些过于张扬，韩江林态度上尽量保持低调，多听、少说，脸上始终保持

和蔼的微笑。县委常委与乡镇党委书记，在分量上已经不是一个档次，有必要在人们面前树立一个新的形象。人们常说组织部干部见官大三级，过去在一个席上，韩江林常要主动敬组织部干部的酒，现在，组织部的干部轮流敬韩江林的酒。他保持高姿态，从容应对，他们喝干，韩江林优雅地舔一舔，润一润舌头，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一边喝，一边豪爽地说“感情深，一口闷”、“宁可伤胃，不可伤感情”。

眼见先前一个个趾高气昂的组织干部，这会儿小心翼翼、犹若深秋寒蝉，韩江林不免有些得意，想到以往付出了许多，也不枉了今天的风光。

司机小郑送韩江林到了兰家门口，主动下车帮着拎东西上楼。岳父母看到韩江林拎着大包小包进屋，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边接东西边招呼小郑师傅坐，喝水。小郑放下东西，对韩江林说：“韩部，我有事先走，要车打电话。”

兰槐的三分钟热度已过，抱着孙子坐到电脑前下围棋去了。刘文芝和韩江林说话，问晓诗有没有打电话给韩江林。两人离婚的事情至今瞒着老人，韩江林撒谎说晓诗很好，叫老人不用担心。刘文芝说，晓诗是个马大哈，一个月也不晓得打个电话回家。韩江林说，越洋电话贵，她舍不得钱呗。

在屋里没有看到王妹，一问，果然是把孩子丢给老人，跑到茶馆打麻将去了。王妹今非昔比了，给兰家生了个大胖小子，自以为是兰家功臣，当初做保姆时见什么做什么，而今学会把一切家务事推给老人，自己袖手旁观。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王妹很快由勤劳善良走向了好逸恶劳。韩江林心想，自己会不会因为随职务升迁、生活条件变化而像王妹一样不知不觉走向堕落呢？

和岳母说了一会话，说完了家庭琐事，韩江林竟然再无言语。刘文芝忙着把孙儿抱出来洗澡。韩江林独坐看了一会电视，觉得挺沉闷的，站起来要告辞回医院宿舍。晓诗被车撞的事情让老人心有余悸，岳母热情挽留：“夜深了，你喝了酒，楼上房间的被子我刚换，你就在那里睡吧。”岳母一边抱着光胴胴的孙儿，一边抬头凝视韩江林。

他从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看到了沧桑，看到了慈爱，韩江林怦然心动，忽然有了一种想亲近家人的欲望，他企望能够重温爱情鸳梦。于是，韩江林洗脚上楼。门锁着，他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一股淡雅的馨香幽然萦绕着他，仿佛兰晓诗正待在房间里等候他。韩江林在门口站立良久，恍惚间感觉晓诗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将会迎面扑来。

打开灯，整齐的家具、整洁的床铺展现于眼前，犹如那天早上他和晓诗离开时的样子。有一个温暖的家迎接他远行归来，有一铺整洁柔软的床铺拥抱他疲惫的身

心，是他在零乱凄凉的生活形成的小小心愿。和晓诗在一起的日子里，他过上了曾经梦寐以求的温馨日子，可又亲手把它给葬送了。韩江林有些伤感，上床后紧紧拥抱着柔和的、散发着太阳馨香的棉被，仿佛这就是兰晓诗，就是他所企盼的生活。

躺在暖和的床上，韩江林从噩梦中惊醒，满脸冰凉，伸手一抹，满掌冰凉的辛酸泪。他想兰晓诗，想纷乱的日子，竟然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对他这么残酷，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却抛给他一团乱糟糟的生活。难道这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吗？人生福运如同天华山上天池的水，当一部分水流走后，山里又会补给天池同样多的水，使天池永远保持几近相同的水平。可是自己的福运呢？哪一个女人会填补自己的爱情空白？

韩江林想起晓诗把笔记本锁在书柜下面，他从字典里翻出钥匙，打开柜子拿出笔记本电脑。电脑桌面仍然是两人在白云河边的照片，兰晓诗小鸟般依在他胸前。端详兰晓诗的美丽笑靥，银铃般的笑声犹然在耳，人却已坐着飞机西游。物是人非，他不觉潸然泪下。当初两人靠在电脑前，一起看网页，一起查阅资料，曾经是多么温馨而经典的爱情画面。

韩江林轻点鼠标寻找进入兰晓诗 QQ 空间的路径。她是一个好奇、爱美的人，视空间为自己小小的精神家园，把空间装饰得非常新颖奇特，常把满意的生活照片放在空间里。当初，韩江林守在她旁边，看着兰晓诗装饰空间，宛如守着她绣花一般，使冬夜充满了柔情蜜意。

画面需要输入密码，韩江林一怔，满腔的热情顿时冷却下来。输入原来的密码，程序提示：密码有误，请重新输入。他重试了几个兰晓诗常用的密码，都无法进入空间，一丝伤感潜入韩江林心底。当初，兰晓诗的空间是对他敞开的，每有佳作，她是何等急切地希望他欣赏，莫非为了防止他进入空间，她连密码都改了吗？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把自己的生日和兰晓诗的生日组合起来，输入进去，空间豁然打开。以前明朗的画面风格，换成了黯然而低调的风景，由此看到兰晓诗的心情，她生活得并不如愿，也并不快乐。

兰晓诗记述国外生活的文字，都是纪实性的，没有一丝情感色彩，如记述她在法兰克福的日子，第一天，她写道：飞机到达，已是下午五点。找旅馆，睡觉，第二天到医院检查。这种记叙性的文字，与前面活泼清新、充满感情的文字相比较，让他怀疑究竟是否为兰晓诗所记。莫非离婚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她的心头吗？

兰晓诗每日所记寥寥数语，十分精短。读过之后，他知道了晓诗在国外的大致生活路线图。并不刻意修饰的真实文字给他带来了某种压力，他打开主人的照片。

过去上传的照片都被兰晓诗删除，望着空白的网页，韩江林的心宛然被剝去了什么，留下了一个深邃的空洞。

忽然，一张照片像闪亮的针一样刺痛了他的眼睛，凑近一看，向博士和兰晓诗肩并肩站在一座陌生的广场上，向博士的手随意地搭在兰晓诗肩上，两人脸上都浮现亲密、暧昧的笑容。韩江林的胸口仿佛被塞进了什么东西。这样的照片虽然只有一张，在兰晓诗的旅游留影中，他似乎都从背景中，发现向博士存在的蛛丝马迹，这种感觉像一注沉重的铅水注进了他的心灵，大地在他身下不断沉陷。

兰晓诗在美国的照片格调明朗了一些，和一些美国的同学成群结队外出，面对镜头时，男生女生居然勾肩搭背。韩江林看不下去了，不想再自寻烦恼，关掉了电脑，枕着手望着天花板。耳边一个声音不断地对他说，离开吧。

再倾听时，他知道那是心灵的声音，脆弱的自尊使他无法接受兰晓诗的所作所为。他依然迷醉在与兰晓诗生活的阴影里，兰晓诗却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在白云，他已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组织部长；在兰家人眼里，他仍然是那个孤苦伶仃，没有背景没有地位的小干部。他环视着熟悉的房间，品闻着弥漫在空气中温馨的家的气息，从来没有获得过家的温暖的心灵，是多么留恋这一切啊。

留下？逃走？如果选择逃避，他将再也走不回这个给了他幸福和温暖的家，他的心灵从此远离港湾，将在风雨中游离。留下，留下的理由又是什么？他陷入一种万难的抉择之中。

天亮的时候，韩江林洗漱已毕，提着包准备离开。岳母晨练进门，见韩江林脸色发暗，没精打采的样子，问：“小韩，眼睛红红的，睡得不好吗？”

面对难得的慈爱和关怀，韩江林心中的冰山哗啦啦一下融化、崩塌，他控制住不让委屈的泪水涌出来。岳母留他吃早餐，他像温顺听话的孩子，把包丢在茶几上，在沙发上坐下来。吃着岳父端出来的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他仿佛重新回到了以前的日子。

组织部张主任打电话给韩江林，部里给他安排了办公室，问他要不要去看看。韩江林心想，看看也好，以便尽快熟悉组织工作。

从岳父家告辞出来，韩江林穿过小巷走进了县委大楼。县委新大楼正在建设中，估计还得有一段时间才能搬过去。韩江林在路上遇到的干部，不管熟悉不熟悉的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从他们敬畏的眼神中审视自我，他明白自己不再是当初那个可以忽略的小干部，而变成了一位重要人物。

韩江林走进办公室，正在伏案忙碌的张主任丢下手头的工作，热情主动地引导